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十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姪，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梶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

更復得於
成功可必

百餘人。蠻夷震服。

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開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閒者尚多，乞令五府無田之民分丁就東昌開墾，以足民食。戶部行之。

三月秦王征土蕃回以疾薨。謚曰愍。王子尚册嗣王。

四月勞諭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至古北口、西蕃諸指揮使令固疆圉。○諭遼東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成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二月寇金州。

爾指揮雲卿等忠義于天苦周七卒以寡敵衆遼蓋諸將
深謀扼險渠魁已獲朕甚嘉之○諭海南曰南溟浩瀚中
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連歲
戍此朕甚念之○諭西涼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沙西
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
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
懷多仁以服戎羌○諭寧夏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
介之以爲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
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庶幾乎濟謀無怠下至
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劄問存○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

國初立正
周之避陽
故詳得其
情形如此
令有定任
門庭而不
却知而不
以實附者
何耶

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末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幕不
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强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
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閒劫刺。近者
高麗委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
綠江。凡獨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
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
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背漠唐時。遼東地方皆爲
所有。直抵永平之境。倚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
東乏糧。軍士飢困。倘不即發沙嶺倉廩廩之。必啓高麗招
誘逋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

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蘭羣臣表賀。上曰：野蠶成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爲。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成參議軍事。兵部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點堅稱藩納款誠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鄭國公常茂結爲婚姻。詔令諸酋尋爲不道朝廷。謫宗壽捕赴延綏授命故與師同罪。

貴州土官阿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

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

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

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賚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

賜緡鉞預爲塋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報視朝親爲文

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

廟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

謹顧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蓋古人之
諸美

按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人聞固論一語不
倦竹師授任奉詔即行不少疑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
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焚口臨陣決捷在智識數遼所
謂古爲宋高宗委百餘幕年皆資遺歸賞賜多惠鄉鄰
父老及孤寡無告者子五人皆立功陞督府僉事征雲
南卒贈信社子轉入厚護衛鎮撫轉安寧卒陞督府同
知征至開平女妃魯王太子成初授給永樂元年卒子
文淵文敏子傑皆稱善不折嗣孫子倫信子繼宗弘治

中得爲南錦衣衛掉箇續封鑿望侯。嘉靖十四年卒。子
祐賛謝玉。孫胤勤。居丹徒。景泰元年。延極屬號善其才。
授錦衣百戶。尋陞正千戶。從楊繼趙榮使至朝延。指
揮僉事。充參將。延綏房寇邊。遇害。胤勤才志敏捷。知兵
善談論。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
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雲南。
○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
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
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
鼓、僧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廻六局。內

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量典槧典膳典服典兵
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與門官內
使等官品錢○免五府糧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
歲入建業勵兵秣馬與羣雄並驥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
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
內寧謐今朕老矣恩民効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
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
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
蠲免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爲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
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
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閭人旣多
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
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
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督練兵之
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
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
羣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濁之徒且羣
雄之强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廢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諺語自謂
歷過來故
出之真憑
受讀者譽
心頃骨

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即
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過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
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家
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賞。首尾六年。凡七廢。
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嘗舞文
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
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
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
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
主。五。在。此。
大。齊。刑。罰。可。行。降。制。
其敬戒之哉。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漢益直至洪武末始定
恭謚。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辭處山林。
之士。自淨已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爲戒。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歷淺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荆刺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

聖祖無不
知亦無不
利之曰言
之密呼真
不可及矣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旣不爲中國患。而我與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與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攻。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建議此二章。見我聖祖慎重兵制之謨。島泊內外之畧焉。見局謀熟翼之道焉。見制柔守成之疎焉。

工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王君祿。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鎮

國中尉、食祿四百石

五世孫授輔國中尉

食祿三

六世孫以下

食祿三

七世孫以下

食祿三

八世孫以下

食祿三

世授奉國中尉

食祿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

食祿二千石

親王女曰郡

主

食祿二千石

九世孫以下

食祿二千石

曾孫女曰縣君

食祿三百石

郡王女曰縣主

食祿六百石

十世孫以下

食祿三

十一世孫以下

食祿三

曾孫女曰鄉君

食祿三百石

十一世孫以下

食祿一百石

十二世孫以下

食祿一百石

十三世孫以下

食祿一百石

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歉常賦不

足以供

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

然近年宗室愈繁盛

雖減半支給常賦猶頗更數于百年當

益屢廟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王世貞曰

麟趾振振螽斯日蕃

殷之孫子其麗不億

蓋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洋繁一歲祿尚不給

仕宦

承絕農商莫通于是拜王不知南面之倫

支子更起齋

民之禁司農宗伯技彈笑困而無所措手迺有請減歲

祿者有限官祿者甚而有限

支予者要之徒操

天子

親親之名而無益于大計愚痛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

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河廣陝西江西而已

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南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

地不

足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鎮。浙
之東南諸望郡可以奉閭韓晉代郡王而下其田不給
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邑
則其民易支所徙昔時宗廟其人不懸土奉國中尉而
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醫籍不呼冠帶不
奉歲祿不限城野林者號其補博士弟子歌伴第不朴
者督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
議賓自集國以上以品爲官服而上奉應輶國以下如
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跡不
間親下不議上此在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
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觀
悉也是議大足採而當事者每牽回于因循漢業田頃
其咎

伊阿

冬十月冊馬氏爲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楊
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
世鉄黃嗣徵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

江南嚴蓮花寨等處從賊。擒戮其叛首陸允公等。餘悉撫

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

軍後而歸
尊先之名
民間傳說
失次遠東
很多端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復。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

擬二十字爲一世。以某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蘭靜迪先猷是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懼朕心。聞之愈益。

仁式千古
心之妄忘
以利人
至誠深見
微言大義
復多端

矣

警惕○禮制集要成。

應書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城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爲吏部尚書。○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至治至治聖祖御言之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擢韓觀都督同知賜第京師

○選才間右以浦江鄭沂爲禮部尚書鄭軾爲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僉戶人材湖州富民錢茂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父官幹祿上器重之如丘頭湯行之屬皆大兵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毅亦聖王川人

之
隨也。

有此一
朝今三
年一朝歲
為復

定天下官員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鮮王李

旦師李戊桂遣人請印誥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冕討彬桂蠻平之命濱常州武進縣奔牛呂城二堵河道以便漕運

三月燕王奉勅率師北至徹徹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刺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魏別商下送吏部以次擢用

在精進不
在窮矣

五月湖廣辰沅諸郡宜桑乃命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遺之使分給布種。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莽大夫楊雄從先是行人司副行人楊砾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于世教若漢楊雄嘗仕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及時改正黜雄進仲舒以彰公典上從其言

八月頒表箋文武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麗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換廢賀謝思表箋變成式頒於天下人皆便之。

復先應天五郡今年秋稅。

改六部屬部爲清吏司。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易其名。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乘中原龍流，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勑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甲寅晦，皇曾孫文煙生太孫

清言文

聖以
古人期望
臣子奉之

允放長子也。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
祿之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
信爲侍讀，編修戴彞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
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
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贊崔邵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
正言講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
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
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濶
水，殺宗邢革賈母龍等，關索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

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平峒寨擒斬獘賊不可勝計諸夷懼服

按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賴成二人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請關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

賈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關中○漢汚盜起炳文討平之○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

易以

軍馬、提調屯田。○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裁及

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餉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

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爲

寺儀禮司爲鴻臚寺。○諭川陝守邊衛所申嚴私茶出境

之禁。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
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
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爲第一。被黜落者咸
以爲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
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彞、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

張諫，字叔載，正字董貞，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等
指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喝以卷之最陋
者進呈。大名書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胡
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爲藍常，餘皆訛
黨，戴奏不與焉。詔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震
聞，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上婆洞發林寬作魏某
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平，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
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得曰：「我等爲固守邊，又有父母
在城，今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
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

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失得并予
臨斂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
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不古其人更早○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
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
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

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
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

人並賜鈔遣還○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恭卒

詞林記云、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竊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泰哥二王子何地。忤旨降謫。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廢。又考文皇帝封建詔亦稱、皇考嘗欲立昧為嗣、則知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于泰哥二王而不果用、至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聖祖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成祖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羽蓮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橫

摶藩閫皆阿順不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瀕縣河橋更檢司史某被搔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帝女安應公主高皇后所生也。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家其福。

七月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

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於修飾。多所

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勅楚王湘王

率其軍築銅鼓城。○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勦令銀作局。

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八月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定諸王見東宮禮。

後來奉行不力初意
禁不可開矣為之二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村

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衆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明給，不限肴。富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重建園子監先師廟成。○停遼東海運。

十一月平綱蠻。乃幹孟叛，逐宣慰使恩倫發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益婦織絲綿，績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

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庶父兄之庶生長
膏梁紈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
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于一衣驕侈若此。
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
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
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艸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
稱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
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
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義哉乎不
與也。則側
平。如。偽。也。
合。非。是。也。
文。武。而。一。
之。矣。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
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
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王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

忠修職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鐸卒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上以二省民情于農事以致
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丁
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員出身資格以
九年爲考滿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薨

恭○齊泰爲兵部尚書

按秦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第一解元如上解補子天擇九年無選官員陪祀奉預焉乙亥選兵

部左侍郎至是選尚書常被召問謠將姓名奉堅數無

遺又欲考諸國籍奉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寵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勅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草
谷王出兵北平禦虜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刃幹孟思倫發還平綱時都督僉事
徐凱亦執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

按賈哈刺麼此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等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木瓦寨其地峻险

官軍不得進至
是徵用計報之。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總
兵武定侯郭英副摠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備處。○置成
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聽
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
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
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子丹溪宋彥伯初
仕御醫事太祖藥餌輕妙風雨即癒元禮朝太祖
禱大孫卽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大醫院使憲簡
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謂太孫道太祖詔
天問勞元禮簡王頴仁義字大輔莊王靖王爲質誅賜
元禮改曰文皇以醫急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

丙寅文皇患疾韓公懋治之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日是也人問文皇嘗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觀之皆細望也晉恭王病亦蒲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日臣嘗奉命療王王於臣篤疾大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叢震直病上令元禮好治之不日愈陰一劑而愈有妃嘗燒酒腹痛治之愈已十年必復發無不可治後十年竟病廢病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臨他出有書入冊案上賓而去元禮歸驚嘆自夫賓不要歸終以書授于盛林東韓叔陽

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

以此心上
下天人氣
是猶仰慕

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
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
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奠祭之儀。
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
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
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皇明玉牒曰。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陵。
羣雄多淫酒肆樂。自稱爲誘。帝獨克己下人。窮求復
保尊以賓禮。聽受其善。晝夜忘倦。勤于聽斷。四鼓即興。
未卯。元朝日易始罷。請聞郎與諸儒講論。甚更聽政。主
督乃還。宮闈寒暑。奉養不嘗少。發體或不整。亦強不背。凡
有陳論。無問早晚。皆令引見。向來有小孽。終夕不安寐。
思弭患之宜。節子自奉。非宴。羣臣不得設盛饌。功業益
崇。愈尚儉朴。謹于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誠躬。

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羣臣。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勸
陽與誥。自爲詔勅。頃刻即成。恩如雨潤。刑兵料敵。機發
如神。處筭所授。無不克捷。著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
地嚴于禋祀。秉圭執圭。若神降臨。以心愛民。尤矜
孤弱。及隊伍整肅。每寧深淺。凡大姓兼并。官僚貪濫。
謀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兼裕禮樂制度。事
物防範。弊不繩。具煥然可達。春秋已高。彌勤爲治。務馬
政。篤邊防。較兵備。孜孜不息。山陵之制。皆預營度。器節
儉。器用陶瓦。嗚呼。其
謂聖神之極矣。

謝鋒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充夷狄以收復諸夏。
二革基南服而蒞一天下。三威加虜國而降汎不文。四
躬自割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鄭曉曰。帝本天縱之資。晦迹田里。見元政凌夷。豪傑
並起。遂爲殘虐。天下大亂。惄焉仰之。不得已。起義兵。即
除法令。明約束。務以淳輯爲裏。所至安堵。十餘年間。盜
藩房寢。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
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邦祀
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罷黜異端。表章經籍。謹宮壇之
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謁。正神鬼之號。嚴祭祀之典。

答：祺祥推曆數，審法度，詰兵戎，斥侈靡，絕過幸。却異味，

辭

解

辭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解

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照見萬里。上初不識，每退朝，蹠廷接孺子，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善行書之殿廡，出入省視。凡節誥命令，掉革立就，以命侍臣立

榻下。操觚授詞，混混十言，皆淳雅高簡，而達物情，戒諭

臣下，動引經史，詳切想至，聽者感動，謂猶子孫臣庶，具

有成書，足法萬世。至于罷俗任禮，士風尊尚，氣興孝弟，

勸農桑，蠲逋負，旌廉能，斥貪醜，擢奸佞，佑善良，寬仁愛

人，專務德化。三十餘年，更靖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

巍然燦然，過古遠矣。

瀘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

有賦罪，懷印未援，卽逮之坐，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

者，不奏聞，已位朱紫矣。以故居職，端端惟恐，不能奉法

恤民，以奉羣祿。由中迄外，可稱釐舉。

龍溪先生略載云：帝嚴于吏治，凡有貪濫縣令，許里老

解赴京，歸到，反問其母，母答：各州縣選有德行里老二人，赴京陳說，政務或庶民受害，許赴御前陳訴。官職至十

兩以上者，最首示衆，乃剝皮賈草，以爲將來之戒。于

川縣衙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墟。名

曰皮膚疾于人至徇各置一剝皮貢

草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傳信錄云洪武間朝廷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從而不錄惡無微而不誅有爲老人怕做入村許爲齋忌不識字以其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入爲鄰吏慮事累及詳以它戶作已名而昧隴相埋而潛遁去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然事露一境不免於誅一時嚴密氣象可以見矣。

藉園雜記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嘗預修永樂大典歸老太倉與福寺嘗記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剥殘善終者十二三耳斯時也多虧天下士大夫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疏開秀才做官飲食衣服宮室輿馬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多好事來至頭來全無一毫舉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貧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之說固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負朝廷則確論無愧于也省之能

論曰。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並作。黎民皇皇。高祖
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荼桀影逝。斧矛所向。漢
充攻取。高皇心知天意有在。爰舉有宋。以與萬姓。藉
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靖浙江。三征而閩海平從。四
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期
漢掃清。關隴底定。南垂郢浦。東夷丙後。薄外之邦。莫不
望風奉朔。拜伏闕庭。于是民義所歸。上下神祇。威成有
托。正位之後。孜孜圖治。綱舉目張。文物一新。自郊廟以
及諸神之配。禮文咸秩。有赫其臨。則祀事嚴矣。御極
之初。卽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
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適郡府。悉皆設衛。
有事。則詔大帥。佩將帥印。凱旋。則上章授歸。士卒而軍
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半禁令嚴賞
勦。尤獨嚴于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惠鮮小民。惟恐失
所。蒙點之徒。刑不少貸。而冠服有別。首材有訓。則民志
定矣。宮中不敢預外攻。外戚亦誦理畏法。不敢恃寵以
病民。閭寺之類。惟給掃除。則家範周矣。他如優前代。勵
忠節。正禮儀之失。去海岱之封割。積歲之弊。其姪。抽大
經。皆出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曰。唐同
之序。大明曆日。有曰。功高萬古。曰得遇之。正云。得遇全

官已敬天勤民。曰宋法之嚴。曰兵政
有統其善言。聖治而得休烈者哉。

皇太孫治喪禮。太祖崩于西宮。太孫被髮哭踊。哀動
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做金牋遺制。前朝後殿。
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
御者。即以香湯洒埽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斂于西直
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
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太祖
不豫。多暴怒。遭讒穀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薦
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噲壺澗器之屬。靡不手提。
東人多不錄
以獻。而慄色婉容。藹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

嘗深更夜分侍衛醉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駁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喟喟然有至德之思焉。靖難錄公論誣稱太孫奉太祖靈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月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仰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竈綏四

臨心回浦

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墓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于春秋正位。倘極四瀕繁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冊立爲皇太孫。太孫生而慧好詩書。及古奧禮文章。至性孝友異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癥也。痛楚驚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聞楚聲。卽惶惶若不欲生。義吹吸之間。市蓋尙餘始念。太祖聞之。呼侍醫問狀。得其實。數日。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太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天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汝不滅性禮也。爾誠能

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麻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寧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真自致。」三弟皆幼，撫育之極周。居喪之初，日朗吟與同食，夜則挾之同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寄諷，詳悉有加。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向云：「兄弟相謀，本一身。」太孫述應。祖孫繼體，宜同德嗣。後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爾時政治嚴復，太孫濟以亮大，中外欣愛薰蒸。嘗讀律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祖孫述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室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帝聽政，每處怒，輒誅夷狼藉。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太祖不覺氣平矣。自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候服一藥而癒。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獻之。太祖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詢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為寒，藥中替投附

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太祖驚曰：「有是哉！」
 不可不慎也。太孫不孺仁而且明，瞑目無憂矣。一日還，
 疊張盜七人都迷太孫寢。太孫一見，卽知首盜非眞，
 之果係主人之子。得出庄上而御客皆盜也。是夜正謀
 切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殺。太祖震怒，
 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
 惡穀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故見其人穀時，
 焉誠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歎曰：「決獄者不可不謹。
 書故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
 盖有所試而云附錄。或曰：太孫頂顴頤偏，太祖悔之。
 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
 真之侍側，太祖命咏新月露文詩曰：「昨夜金陵失約。
 鈞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圓潤相，也有清光獨尤。
 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指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皎
 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
 得圓潤，影落江河皆非吉兆也。

是日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自秦晉外，皆專屬
 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

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齋勅勒使還國。

遺詔止葬

王廟

大祖

神明

獨絕

必非

無所見而

云然也此

時齊貴未

與其謀安

可貴貴至

如願合歸

臣劉宋李

徐富湯降

前請益為

朱第曰：「止葬王廟，計無失于北者。上下從茲聞矣。父子天性，哀痛至情，以背棄之日，而弗克躬臨，且葬其誰能忍之？不勝忿忿，生心固然，曷足怪乎？」當是時，海宇未拔，堂構方晏。諸王分雖尊，勢雖重，其必不因父喪以爲利，起干戈于苦塊之間，何戾之謬也！明示以痛而欲人之無情，得乎？齊黃桓謀已見崖畧，加以方正學之迂，貞日求更化，而曾不虞難盡，起亡之羞，豈保定之才也？持其烈烈而死不媿，人臣大義無罪不贖耳。夫以太祖之神聖，而顧命遺臣猶然有此信乎？得人難也。○又曰：「難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兄不奔喪，其何以令勑？苻勒歸重，猜疑耳。曷益乎？若詔書未至，而文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卷之以
聖朝聽明

所及方之

學古持正

齊上督道

多器求士

予察寒合

乎若謂諸

王未必來

喪以為利

嗟嗟天下

此將安取

好辱喜功

如濟貧筆

而况京官

在前無考

生小也失

然之未取

明抗而來

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
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
爲重。惡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
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
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
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
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
因之。遺詔諱諺。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
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
宗廟。朕將執紳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

其寄制于
父命也大

者莫與德
莫與者公

麻。宴。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醴。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
爾。輩。真。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
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
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啟運峻德成
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尊母呂氏爲皇太后皇大后太常卿
呂本女文皇
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門金川時進人送太后至漢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
宮火起伏徐王允禩居焉大河遷告太子陵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草冗貞○初省州縣詳野編

朱晉曰唐世製民代有禮局編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
審至治是失能也一清丈上志切養民而所爲多戾四

財營若富
急不正學
家友不列
席

年之間。今日省刑。明日省縣。今日升階。明日降階。日暮所掌。日更官制。明日更勘階。官門殿門名題。日新華以子戈。沿傳。日不暇給。而魯不少休。一何慢也。傳已系斐不訓。其者乃解而更張之。當講甚乎。不甚乎。而禁北粉粉乎。是正學之透也。然在後世。民殘于多牧。疎廢于冗員。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繩昇。賦汰。膏省邑。事固亦有足取。都未可謂建文時政畢竟非也。

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

按蹇義巴人。初名璿。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嘗叢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卽位。知太祖欲用蹇義。起陞吏部右侍郎。屬尚潤陰人。鄉萬芳太學。選入禁廬。嘗請授戶部主事。有劉郎中爲忌。欲留之。太祖弃劉郎。中于市。建文卽位。逾月。卽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潁水人。受願命補。皇太子。

時諸王皆事屬擁重兵專制奉徵削之憲露詔中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隙間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仲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事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雖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顧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頃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奉議副率諸王兵備陳彥回字士潤莆田人洪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僕黃姓已薦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上卽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父術良貧是冬祖母郭卒承重歲父老走京乞留屢號終喪不許勉蔬飴卽葬郭倣之北山時時哭墓下微人名爲太守山復姓陳除其弟彥回庶繼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儒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按昔英臣薦孝孺徵至，太祖見之曰：此莊士也。留者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其同郡王叔英時為漢學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取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盡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見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韓灌之易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復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所懼也。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按倫在廢園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詮誤免官，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

化不恐鄙夷其人。雖童撻堅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頤老堂三字。及祭汎王。鳩各一倫。上表稱謝。拜先翰林待制。諱之子也。祥使雲南爲元。華梁王所殺。持甫十三與兄發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喪服亦服紳莞莞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克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鄉痛父遺骼未返丘墓。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時塞義若吏部與時浮沉。魏以

責之。

廢周王捕爲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固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

齊東野語
可目后人
後之專征
評

隆卽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闔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

爲護衛

朱彥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脣肉之間有異志，無叛微處之要，自有道。太上默銷之，貢誼之衆，建正父兄之權，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伐。猶曰議親之辟，不可滿也。跡周王已事，弟不厭競，旣厭于法，放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不原，遺一王而諸王心譖，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雖罹龍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大抵濟黃計躁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舉志迂于法古，而日不見近人事，實錯悞可謂盡天意耶？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彌、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世千百戶有差。

接鳳等皆西宮廂契官，人父所謂朝廷大女戶也。

乾臣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註音缺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

道衍長洲姚廣孝也初號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道士席應真昔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惟憶年來喂血乾烟花猶

自半淵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
潮涌鐵甃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
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搢膺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
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往
持北平慶壽赤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
爾能上平廣孝操吳音連對曰食食即開襟出太平錢
五啓王自祝連擲之覩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
曰和尚勿誣說道衍悚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
言輒合因薦相斷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
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耳和尚乃滿面目三角影白形如
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
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
于酒肆王易服雜飾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
玉前占其爲沙吒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于道衍僧
舍世傳二語云辦宰相干嵩山佛寺真主于長安酒
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
時或譏爾汝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圓寔起于道衍云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一五年不歸省者令歸省孝養他日出仕庶諸忠君先是上問斯文不古思所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竒三吳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優列陽歸省士林相矜以爲太

平盛

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茹常免張紹爲吏部尚書

按王景彰名景字以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參政滿雲南上召入與修高廟實錄○張紹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累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凡土地賦賦法令條格同祀公廟上下真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信遠邇莫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國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寧靖杭寶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暨惟折臂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家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朝廷更化窮求隱逸日就闕下悉

委統試、統識鑒精明、抑拔淹量才授任。士大夫有辱冠之憂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奉和人、登弘治甲子不擇卷長游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諭時年三十六未任

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

紈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命何福爲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爲副平之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長星西隕有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炎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衛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四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謫前監察御史解籍爲河州衛吏先是太祖令籍歸進學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籍趣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

開位以來
第一在切

諫言

遂謫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鶴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競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職廢業荒。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以問黃子澄。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

芳

昌隆子曰
之光

自不推過

而又欲滅

人處之無

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也帝領之乃擢用昺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爲之計○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孺謂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以王鈍爲戶部尚書召鄭賜于安東起鄭徒中爲工部尚書黃福爲右侍郎十二月辛丑朔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成嗣西平侯○召宋憲還京以爲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韶爲監察

御史○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爲副都御史

按有年廬陵人徙沅州洪武中起明經爲御史學行著聞辭官養母許吉滿通儒讀書不懈得儀輕十人第于洲故家上之詔戒秘閣上起有年徙中韓宜可初爲山西布政使謫寧南召入力言諸藩富從寬大密加防範勿速誅

討不能從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求直言○調僉都御史劉觀爲加興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卽位來小大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釋刺面軍及徒人還鄉里

聖明從信錄卷十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因元訂

己卯建文元年

舊爲洪武三十二年
永樂初革舊號
後

癸卯歲次壬午
正月廿二日
癸卯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

上御

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己卯出含皇郊尚膳

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 上脫舄登 大祀殿秉圭奠瓊

典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

郊祀頌 上嘉納之○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

智請開里○勅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梁翰林學士董

倫王景彭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異志翰林侍

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諭胡子昭
知縣葉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那甸
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纂修官

洪基并表陽人洪武中以學行知名與方孝孺王紳漢
友善有史才明達負氣晝精覃思多被責聞北兵渡淮
澤遂與家人相訣自縊死于子駒字仲常一名子韶大
是人性介富經術自晦微入翰林檢討累進刑部左侍
郎四年死禁脣刑有所間正氣歸泉壤一默丹心在帝
鄉之句父復初母寧各年八十餘并子五人皆謫戍正
德中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其第朝了義以荐辟起陞僉
事聞兄死避世丹桂殿司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自全于
義解以視之遺體有二子欵曰吾兄無後天不祚吾姓
二子富允于難竟弃去莫知所終葉惠仲臨海人與兄
夷仲並有文名得二舉惠仲以知縣充史官充考試陞
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旨誤事以延審論
失程本立字道原系出伊川有抗疏崇德之制稱讚布
不苟免向教行能與海鹽沈孝子奇庶友善因初來明

經秀才，歷參同晉長史，湖廣宜都人。從一僕赴官，嘗草列入百司，諭避者皆令奏計入京，留應旨錄，陞翰林學士試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而變抗疏，故所著有異隱集。

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爲。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爲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繼左僉都御史景倩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役馴姪也。燕王與二人及三司官袁珙、子忠、歐英、酒酣之宴，果白日宋忠面訪五大寧河庫達張昺、百方五小行步如蛇，蕭貴早肥氣短，景倩身彊聲雄，耿繼左僉御史，骨瘦皮薄，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耿繼左僉御史，數斷

兵突厥平革命日論死景倩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性慤僻遠尚大節嘗假同舍生登嘗病一月還故負其約其人遠赴之歸歸倩竟曰某以病耳歸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怒恨既山窮并遣之曰吾以子珍秘大甚故相戲耳又崩赴奉時淳化一女李氏所憑倩宿之復奴不至遂書景倩在此四字故竟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僉都御史

上卽位擢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革命日方諱諸人盡死而倩獨安究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倩雜衣入先是坐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發倩又見獨耕夫遂收之降所帶銀器詰之曰我忍不死爲此不成天也尋尋不已扶其臂嘵血御衣文皇大怒命錙帶剥其肉內盞丐已是後精英送見時入殿廷爲屢命族景只罰其鄉隣舉案謂之瓜蔓抄村裡爲墟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吳王允鑑衡王允熾徐王立子文奎爲皇太子詔薦賢養老墾田

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撈穀埋胷。贖民鬻子。減田租。

皇考既諡懿文。帝諱允。改及曰此儒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燕王聞之。訝。胡乃重複至是。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目見其歌也。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主爲公主。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段總兵鎮守甘肅。

按璿亦長興侯子。尚懿文長女。勇悍有器。父北征。璿勸直擣北平。疾破之。已聞戰數敗。怏怏抱病。對公主泣。上遷去。璿益稱疾。杜門不出。竟坐罪死。公主仍降爲郡主。明年春亦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衛府紀善。留史局。

按是修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爲薦。丘學訓舉入見。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擬人子第孝第力田。

清

皇嘗報周府奉祠正事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達更是修以書諫免改衛府留纂修太祖實錄衍鷹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不爲動靖難師入京是修卽直書別友人解指揚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自爲贊業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太皇繼統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錄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同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廉清其學自經史下至醫卜釋不究爲文敏懶所著有詩小序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達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處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者覽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它日士奇爲是修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

笑之。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六卿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爲一品國

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

按寧字嘉貞。盛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若干。辭歸養親。復舉。皆明行修。入對。備貢命說書。華蓋殿。尋以言事。演壽州訓導。上詔言事。多采用。陞武選丞。修學政。課農桑。有治績。陽朔書。靖縣後至它事。罷歸。杜門不出。薦修永樂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德中薦亨老學甚。卽長亨自選朝辭甚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授。八十爲教官。何不可。尚者那確曰。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得還鄉。正統中卒。年八十五。叶有二。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曹鳳詔劾。王不敬。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彊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

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
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督。上覽奏大驚袖之翌
日語徵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揚廣隋文
非父子耶。上默然。

恩部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勅藩王入親失君
臣禮。清獻後召復御史不至。奉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
憤詞襟上曰。予生庶陵忠節之邦。素賢附頸之強。讀書
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給事中。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
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后娶李子公。望曰我死勿
上木。遂自裁。时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卓敬字惟恭。瑞
州人。生嘗秀敏。孝弟。七歲時相者相之曰。此骨髮必爲
名卿。惜哉血不蒼色。嘗讀書夜歸。失道。得一兒牛馬之
蠶。比入門。乃黑虎也。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
事中。時諸王多僭擬。私乘輜重。聞言是取慮
不及此。因以爲宗人經度。求文將密奏事竊。文皇即
位。清獻不奉迎。承與數鷗聲不應。文皇特憐重之。繁

之狀以姪廣孝言卒族之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宋朝哈
無經責敬死有「諱罵」經日如生神色凜然。文皇嘗曰
國家養士三十年一輩得一卓犖服其謹也。不苟以節後
四十年劉珠傳其事私謚之曰忠貞敬立朝抗慨英姿
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

究達所著詩文五十卷。辛靖後裔著

草松齋集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上齊戒往盥獻拜跪禮如廟御
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燕王還國○召樞璉為翰
林侍書

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藍田知縣擢
廣東道監察御史滿戍雲南至是召入文皇命孝孺
草詔不可改命璉璉強受之歸而懸悵妻子問曰得無
傷先生耶璉愧曰我所為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遂哭一
夜、經

勑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璫左僉都御史。

按璫山東諸縣人官金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太祖小祥也。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文皇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爲彼將先箇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勑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寧惟叛主將叛父輝祖第增壽力保無他。道之煦入輝祖廬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旣還國文皇喜曰天啓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爲多。上悔不用輝

大忠者不
歸私就

禮之言。○博士黃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遲良久遇有者舉以授之父兄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譁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偷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歎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悚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

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識宮人

相爭是其常事。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

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連昱及璉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旣而編管瑛于廣西昱放爲民璉降爲銅陵典史。

三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獻練兵于山海關而張昺謝貴則密伺動定約期俱發○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德女指揮使有智勇名洪武中疏故官戶上稱其直討西夷有功已死難于陳皮城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採使遍行天下問民間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爲之備

按韶山西人後掌平燕布政司事靖難兵人城略被執不屈至法尚微于足乃曰絕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上日求直言而以直弃之人弗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按靖推兵南下昌隆上言今日奉勞日去而北來竇泰言調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須讓位不失宇宙若沉吟不斷恐禍至鑑日遲退無能擇未爲丹徒所

友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在奸籍，與出號境，乃當陛下呼曰：「有凌駕在，可雷也。」檢有之。」」伏族頸岸殺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遠。臣叩頭以爲北平行部主事後坐呂濤誣死昌隆太和人。

四月，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偽造寶鈐，兼殘虐殺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而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廢，齊王博爲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惲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以戴德、發爲左拾遺，宋徵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按德，秦人，與方黃同掌兵事。後不屬姓，之宋徵，徵言：「北齊時將失，徐懷二志皆難。後轉至不屬姓。」上欲獎賞，黃（黃石人，與李德同授薦焉。）漢陽知縣。上御便殿，召入，上資治八策，皆援古證今，可見行事。皆賜兵過江。王叔英爲

奉詔來兵至廣德而發。晉齊泰亦奔至。田苞歎哭。期後
卒已而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晉絕命詞。裕中自攏于
妙觀之範。李衡。張良。梁。不作所見。夷陽偏之。可愚
其家曰。生既久矣。木有能于當財死。亦徒然。庶無懸于
後也。葬在祠焉。慶嘉靖中。諱公部守。益滿列廣德祠祀。
故其妻金鑑。孫元。高達。并有貞烈祠。承英所著

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
能效職。詳開平王傳。性勇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待詔。○詔讓燕。時朝廷深疑燕。文

皇因託疾佯狂走卧。久之。被讓。遂稱病。大暑閨爐。搔頭曰。
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告。是貴曰。殿
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遣

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寧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尚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从之先是文皇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起義期野未可至是遣逮官屬又密敕張信手致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女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爲福信因請見文皇陽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采有事當以告臣文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勅在此當就執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予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櫓瓦墮地碎文皇不憚道衍

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定謀。召謝貴等集兵布陣。
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
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文皇急呼護衛
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禽貴昺。餘無能為
矣。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依內官來遠所坐名收下。就
令內官召貴昺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文
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昺大不深虞。果入。爲
壯士縛。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技尉奉碎之。已而
曰。水出不堪。取力剗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猝葛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愚。

皆斬之。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突擊，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給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亦下。

按余達辰字彥章，宣城人。兵起之日，泣諫以死。彭二見謝貴殺急，跨馬大呼，集兵得千人，將入城。會雨，冲决卒

出搭

設二

都指揮使馬宜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友直爲本司右叅議。戊卒金忠爲燕府紀善。

按金忠，嘉靖十七年進士。初，自嘉定當成趙州，不樂行，取其日用尚書有法，富大貴，從舟郎南境矣。志精于卜，至燕都

外人以起義命忠一之大言。蓬署紀。
燕侍帷禮用其謀策。後為兵部尚書。

燕王誓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患。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恭黃子澄。

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振興百載。萬祀。一主定天下。成帝家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恭。前子澄輩。包畜禍心。恣謗奪廢。陛下之威權。朝堂家之史筆。擒捕降獄。桂樹五株。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咎。顧制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含惻。猶尤可憐。獨

莫聖人在上。朝寧是此蓋非出陛下之私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字蕭子雲二十餘行。而
心奉法術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于朝廷。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知反覆。
扈威陛下之聰明。延皇爲托。加憲無辜。與臣奏事人。
楚刺燕。猶極苦毒。追言臣謀不就。廷分布宋忠。譖貴張。
青等於北平城内外。甲馬駿突于街衢。詔責宣于道。
逼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慶衛
人執貴骨。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辨昭無訴。
痛念臣於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妙事
天也。惟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根枝。犯藩來
戒。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
明。垂雷霆之威。漠發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朝。朝廷以
安宗社。以保全親滿。達仰天門。敬聽愚懇。惟陛下念之。
臣又痛計奸臣之蠹。必已繕結深固。恐陛下未除之。伏
觀往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領兵待命。
天下安。諸王統領禁兵。計平之。臣謹俯伏俟命。

江北蝗有司請督捕。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

龍回天學
而不能卻
大奸敗國
無可為子

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爲災。更有秋。○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鎮撫曾濂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居庸破琪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歿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彼執死之。時忠守懷來。瑱守居庸。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蕪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

軍敗走。遂拔居庸。于是琪走依宋忠。王謂諸將曰：「
據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器
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
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謀者言。
朱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宜
爲報仇。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逞誠
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
遂多降者。忠衆列陣未成。王麾帥渡河。直衝其陣。忠大
敗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并禽俞琪。斬
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恭於陣。獲馬八千餘疋。餘

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門

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

按懷來之戰，奉先、延多斬獲，中流矢，負血力戰。奮呼陷陣，死陳質守大同。有威名，陞都督同知，寄於代府陰臺。是日引兵援忠，敗走，退守大同。革命日，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英、都亮拔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

按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在苦累關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藩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革戎籍，雜故用酒真陳亨、卜萬、朱鑑四人統之。氣性異，不順。而亨有二心，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用反間計，作書始萬，稱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授萬，置書夾中，厚賜之。而漢故令同輩卒得窺見之，亦竊術許得同歸。海

貧心懷不平。比至事發，貞亨遂
執萬萬極聲不能自竟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騎馬都尉李壁都督
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
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輝平安等帥兵三十
萬分道北征。

按是時命將出師俱出齊太黃子澄籌畫。士卒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弃柔捨而已。○耿炳文漢人君用之子守遼東稱老將善戰北征而至真定竟敗走召還仍食故封永樂初陳瑛迎上意疑之暴卒固除心。李堅武涉人以父英陽公故尚高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素負才勇非征與燕將丘福張互勝負付染城侯裕參已而敗于滹沱河中聚被擒。文皇帝械送北平道卒于壯嗣永樂中除。吳傑號異威成襄公子援其定火律、蒲南寧南指揮。○吳高嗣父江陰侯建文中出兵攻永平不克被藍反間削爵永樂召卒充役。故幼稱

契李叅。○盛庸北征，屢有功，封歷城侯。充平蘇將軍，數
張玉譖淵四年，滿口戰敗降附，鎮守山東。元年致仕，以
陳瑛劾怨望削爵，累卒。○徐凱，合肥人。建文元年從何
福征百夷，有功。已而兵潰滄州，被執，逮至北平，仍其官
暴卒。○寧忠，后死難。○平安，滁州人。北征有功，進副總
兵。安力舉數百斤，善飛鏃。陞之敗，被執，以爲北平都司
通都督僉事。七年，文皇忽
問安，乃尚無恙。安慙絕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誠北征，諸將士口符蕭繹舉
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

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朱鷺曰：是興亡一大換也。內兵心忌。文皇廢張，此取而彼堅，又何俟接戰？規勝負，歲次河戰後，文皇直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上教之也，真來裏之仁義也。讀史至此，豈然失笑。當曉在廷諸臣，不出一言，相見。

何歟。

書諭諸王削燕屬籍。○徵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教釋

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

唐文子
論衡

按濟朝已入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文皇見碑大怒推之遂止曰爲我疾文來因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反斷處得免。上出七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立召偕入爲上冠髮從出生亡遇險輒用滑脫去數十年後隨上至南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屬名節濟好術數翔日願爲忠臣濟日願爲智士其後用九十七死難。

置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平布政司爲燕所據故也。○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文節。

按開國以來文臣無謚自
唐始以其子神爲之謚也。

晉不出文
主所對諸
詩之謀意
可以見矣

徵雲南兵。○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壬子。靖難兵入雄縣。
降鄭州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辛酉靖難兵逼真定。耿炳
文迎戰大敗。奔入城。被圍。副將軍李堅。寧忠都督顧成。指
揮劉燧等俱被執。癸酉。固解靖難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
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鄭州。楊松率銳鋒九千。
進據雄縣。約忠爲殿。壬子中秋夕。文皇度松等夜飲。不
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攻破雄城。屠之。九千人皆戰死。潘
忠來援松。文皇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
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并失鄭州。文皇曰。炳文在真定。
不虞我至。由閻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暮

部將張保降燕言狀。文皇厚撫之遣歸。言夜寐應聲

又言雄鄭破降

全

士是

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非移歲可併力

以禦炳文遽用保言移營壬戌

全

士是

文皇遣將突破其東南

炳文出戰大敗奔入城

全

士是

將軍李堅、寧忠及都督顧威河

托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

全

士是

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

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

全

士是

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

無筭遺馬甲鎧重亦無算○吳傑率師來援真定失律兵

潰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炳文稱老將善戰至是敗帝有憂色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

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彊，兵甲堅利。

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

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

計一何

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矣！」

帝然之，親條

景隆于江游，賜犀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谷王德自宣

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按宋忠敗遠遁震恐，谷王乃陪妃妾遁歸。

劉璟追谷王，上命賛盡，子澄、景隆軍中，璟初書至。

文皇與之交，璟勝。

文皇怒曰：「胡不少讓？」劉璟正進。

日可讓處，殊不敢不讓，不可讓處，殊不敢讓也。」

子澄、景隆軍中，皆驚異之。

隆草不列，聽信景澄敗，景澄夜半渡，蓋滿河，破冰月當先。

長卿發，跋涉三十里，遇其子顏翼，上馬，置家、養疾，二

年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十萬言，又不聽革命。日，璟謂疾

不起，遂至京見文皇，猶解嚴下，且云：「陛下百姓安樂，

不得一个了。下詔獄，鬚髮自經死。法官希旨，錄坐其家。
不許。得歸。葬之。成公子，字仲榮，豐潤庠生。嚴嵩之孫。
博經史，究極韜學，拔奇諸生。洪武中召見。上喜曰：真
伯溫兒！以爲閭門使。日欲汝日夕左右。會封谷王。諸大
臣忌環。推環忠勇才器，授長史，并勅提調肅政。集燕
趙六王府事。嘉靖中，學憲萬潤肖其象貌。孚文成羽衣
石城平定州人。爲寧府長史。北兵起，擢獨許衛禦。已見
拔，終不屈。吏解免之。○龍翼，字德剛，萬載人。爲浙江按
察使。左遷長洲知縣。陞晉府長史。會上徵督兵。雖力主
發遣，後文皇械繫錦衣獄，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
所。白者，贊曰：忠孝歸之，死生非二。

召遼王植徙荊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不報。

與寧王植同。太祖諸子也。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過邊
塞，及削護衛，燕王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遣寧王書，乞窮
蹙求解。陽若不加詔諭者。寧王喜。請擣兵遂趨大寧。

書畧曰。諸王親則
尊賤陛下之叔父。漢二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遭
極論謀臣之誤而猶

書畧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責則孝康之手足
尊賤陛下之叔父。漢二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遭
極論謀臣之誤而猶
嘆不流涕也。此皆醫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未
夫屠亡蕩矣。誰不自危。周王既薨。湘王自焚。代王被廢。
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衆。則禍必加。是
則朝廷欲發之也。及燕之舉兵。歲今兩月。前後調兵者
不下五十餘萬。百萬人。無其對之。豈有寡臣可乎。將
不效謀士不効方。狃使中原無寧赤子。因于道路。追于
轉轍。卒至聯生。日以一丁。尤甚之處。卒之出入。惟罷
困大事者。方且揚揚自得。若無有人。由此觀之。彼其勤
陛下必削藩。固者果何心哉。第諸侯者。制之而不斷除
者。續之而不堅。外有畔也。陛下誠不然此。臣愚以爲不
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少留而考。典滅繼絕。釋
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弟。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
俾其各命世子。特音勸然。以罷于戈之舉。以厚親戚之
恩。如是天下不勝幸甚。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

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傳至
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鑄
飛鶴。載粟水陸並進。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
渠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伎刻自用。曷克任事。以數
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
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同
擊。必成禽矣。諸將曰。北兵少。奈何。燕王曰。戰則不足。守
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爲永平也。直欲誘之至
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
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張世子嚴守勿出。○靖難兵援

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復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房
寬叛降燕劉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叛襲貞降燕吳高
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
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擾北平不如還
師徐圖之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兵
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家屬
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吾以大寧既拔
之勢赴之必克之茅行亡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
大寧亨向有二心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之貞悔
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將將

降燕。

按朱鑑北平行都司指揮守大寧堵難兵至獨力戰多斬殺既而不支死之。上聞之加郵典文皇徵中所謂凌遲萬段者卽鑑也。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既拔，燕王駐師于城外，遂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據得昇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恩歸之士，皆許之。旣行，寧王餉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寧府妃妾世子，皆擣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自後大寧弃與塙，頗諸處其行都司，隸于保定而京師東北。

遂失一藩籬矣。○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塘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不能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王至會州，簡閱

丈

所

計

指

方

道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未能將左軍。李繼
薄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
軍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
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及臨指者甚
衆。燕王謀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
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燕王帥精騎
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復悉銳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
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
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破其四

三語可作
貴

星諸軍始聞景隆走委弃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
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
殿下不從睿筭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王
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
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爲常法但後有商略無難於言

燕府再上書遂傳檄天下

書曰臣叨奉宗藩凡惡權奸橫加大惡上書自陳令是
三月未蒙垂察累發大兵討賊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
不軌之事入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後備瑞
領祖訓職掌降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
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審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
舊王教練軍士屢數不拘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
不審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籍督王府武官千戶百
戶從王於所部軍籍選內用開來直誦鄉誨願降歸

各引祖
訓爲解證
藝見

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蓄輶輶從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懷前歲給衣糧滿歲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將士養于府中自夕論議為非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備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南降凡王府守禦宿衛均番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奢侈此奸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因元之舊非臣能越此奸臣枉臣八也。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告驛官此臣失教然笞一驛官遂指為臣不軌之迹竟置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藩取姦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跋遠小臣天下細民欲真死地可望空理耶其不獨亂天下顛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為長周齊湘岷五府已去獨臣永平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制其護衛營諸人身手是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怠去此奸臣枉臣某疾首頓首

十二月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

宗叛以城降時景隆駐德州燕王知其銳意後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驟弱不堪此苦寒地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荆關攻廣昌○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盟報國

按張倫負氣節喜觀古忠義事據薊州馬宣曾瀛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癸未丙午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軍已從盛庸軍多戰功後死焉。

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爲兵部尚書

扶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居汪伯尚之子初從竹莊先生游。今賦本村林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箇春雷萬籟長谷之。及對言今日用人徇名而不求實。余嘗謂人非有才用人之道。則切無忌憚。嘉帝

論語有言
此之已

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內閣力行義道已復補翰林空
御史大人景隆召還子寧著述之不恐他謗叩言此
責國奸臣偏日執法不能於之前先伏誅遂至罷朝則
是修詔用道上者指斥用事者誤用用事者怒凡詔于
事日事已至此竟不能容直諭于革命日于寧被轉至
舌不逞文皇命斷其舌且日吾本意效周公輔成王
于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逐歲殊姻戚生戌
邊者百五十一人所著詩文名金川正序集正德中江
西學憲李夢陽爲金川書

沈祠子寧別其集行世

加之何名

加景隆太子太師

景裕政子裕自爲隱士上不盡聞且云好閑
大出故有是命兼易更書全節珍藏勿妄筆

省躬處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闈置聖訓其中以尚父母
書之旨夏書宮室聲色之戒命方孝孺製銘○選暮謀勇
士以楊本爲錦衣衛僕撫周拱元爲所鎮撫

只或缺處
可依可嘆

有胆氣

通法第

後本中年人、情遁法、吳王撫軍、本請登臺觀兵、見大冰森芒、一軍無跡、王駭問、本曰、此水遞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三十斤鐵棒、臨陣、北軍披靡、無敢前、屢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諸將兵、景隆曰、種得瓜熟、審別人、挾去耶、不殺、本懇諴請治景隆、且曰、喪師失律、亦云屢矣、取折文表、卒士二十萬于營地、不忍加刑、輝祖征燕、亦復虧良士馬、仍命教導操練、李景隆喪失無數、臣下若此、曷望收功、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募義勇、先鋒、叅謀等官、悉臣自保舉用、特命親王監軍、疾馳直搥、則可克生民于塗炭、不能用、本孤軍獨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濟南失利、守國者恐北平搖動、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不得充用、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葬之、○周拱元、沂州人、熟讀兵書、喜占候、信孚、屢沅警、嘗從征、引步兵防餉、有功不知所終

恭天將軍軍務高熾使燕魏願使燕、拔忠廢陳禪、魏、
肅無許之、至燕、尋國朝處士丘衡上書、燕稱大王、不

既奇之又
不詮用撓
撓為齊所

按劉達州入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大學十七年薦老卒授前軍督府衛事十八年上詔鑿荒田抑末技慎選舉恤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不稱旨謫貴州歸卒禁許任代役上卽位初知州王僉廉詔辟薦上書內一枚云今日藩封過茂規王多驕慢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制不立制之又恐傷親親之誼事屬難處誼曰欲天下治矣真要于來定者無集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固小則無委心與教制皆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為置是錯削奪之策行主父偃撓恩之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其賢如河間下詔褒賞騎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放而終歸惡合規王告太廟明治其罪而廢處之為有不聽服者哉惟皇上覽察焉上奇之不能用命參景隆草已伏燕京降兵敗自投南歸後京城破繫冥驛舍○時有尚不危者仕建文外義弟宣成海南子擢兄光軍前兒監候璽失家屬男婦十三名或曰不危卽高璽字非是

院編修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督府掾從中山王出沙漠解職閒居者二十年郡守姚公善虛懷請見芹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土事善薦爲丘部司務尋從大將軍李議軍事多所斷盡入奏道病卒猶條兵事上執政荐吳縣之黃山○大芳大興人博學能詩文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注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甚寵大芳惑濱領其堂曰希臘方孝孺稱大芳志意偉然不亢不諛深有得于正說謂道之旨在都院晉道貴淮南寺將海殷幽燕淮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挺有大龍翻地轉真教徒騎過天河闢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若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月八日死之子三並諭死二孫死獄中已蒙殛上皮人有學行洪武二年進士除定襄縣丞至累滿涼州杜門力學諸士爭從破縣元年求賢張以史才召修國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鑄書增難舉多徵詞被逮籍其家惟書繙惟擇之仍令繼叢永樂大典

錢齊恭子澄仍留京師

以文皇再上書請
休而不入姑服矣也

通

朱彊曰：養齊貴足，弭奢難耶？何愛二人而不以捕天下人，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其心焉可測也。如張良、韓信、蕭何，亦可也。名逐而實留之，謂國體何廢？文武之心，特借二人以深難。逐亦未不逐，亦未不逐。又安所謂三才也？陽逐陰，陰逐陽，見如此而固不元者。

庚辰建文二年

舊考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卒，遠以城降，遂逼大同。

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廸、右侍郎黃觀等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光考試官右拾遺宋達吉、史官吳勤、集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葵同考試官、御史王度、僉吉士監試。

扶黃觀貴池人，秦八穎後受學元黃崇，卒死節，觀益自亟。洪武二十四年，會廷試俱第一，翰林累陞今官。皇來索齊黃，觀竟答詔極其訛斥。四年，未詔募兵上流，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樂大哭，謂左右曰：「吾內必死矣，知其不辱也。」招募奔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牽紙剝出市酒肴，夫人急携二女升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喜曰：「信宿至李陽河間，上崩，朝服東向哭，拜授湍旗，中朝使者令舟人急鉤之，得其冠以獻。文皇命夾芻采觀取冠，冠之，到于市，藉其案，并遺烟薰。洪熙初，得釋，柯述傳其事。正統中，贈今翼守愚就觀故址祠祀之。」王處字子忠，歸善人，通經史，能文，以儒士薦為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躋十餘上，多見承行，與調典食、東昌之捷，屢蒙密陳便宜。四年秋謫戍河州，坐語不遜，夷其族。詔均江浙賦，人得官戶部。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載，特以急一時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

寧武三斗
戶部單人不授
除後一反
建文之政

照谷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業

○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燕王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息兵不報○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貝貢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誠胡濬授給事中皆知名士稱得人後勲名顯者甚衆

扶綱初名廣針策輒挫落第梁人心不接上喜擢第一且曰胡皇可廣天熙更名清○陳繼之蒲田人既授戶

利給矣。言江南舊多腴田，請人限五年，餘以賦民。從之。皆難兵起，建白多不逮。革命日不届，死之。○黃鍊字叔揚，常熟人。丁外艱，出京方孝孺被問日，蘇常鎮京師，左輔若失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北兵日南，我未知所底也。蘇州曰：三郡鎮江，最要害，守須其人。指揮童岱、段翁不可測。蜀蘇州將加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更富一面，顧仁惠有餘而馭下大寬。帝鄉之復，計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淮。去馬至此而舉之，豈矣。李孺因附書善，期戮力王家。善得書與鍊相對，歎泣以死自誓。清謹兵至江上，善受詔督五郡兵勤王。癸卯，書招鍊，鍊卽日營葬畢，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鎮江降清，鍊已欵附矣。鍊建日，無降姚太守。七月十一日，俊果死。遣死報至，鍊乃強起登聚川橋，西向再拜而號曰：事是如此。布血于九原，奮身入水死。友人楊福日夜立營護，面亦不離。父深早奇鍊，鍊與福共學三年，俱荷質良深。遂謂鍊有家業，農夫皆有問弟。葬吳音，弗置封塋。是日，鍊之歸，其子外祖黃壯果不此存御。先行微服，始知其故。

朱裕事家無好者。一卷人弘至暮澤農牧而得之。括其舍錢從幕中。莽語發日供蘆席而洞白帳居之。克華委其操致如此。錢死時北兵四出捕告書載吉。升錄錢誠親交人人自危。福獨不避忌薄后記載德薄。

諸武弁犯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其舊職。

朱鷺曰：高皇帝起布衣，奮一朝成帝業。寧意右黃頭當日于城瓜牙幅赫歸命，爭勳死以集事。勋名爛馬旁，是時左班不得望幸運，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遇定制度修誥章，兢兢奉上旨而已。及至建文皇帝，王思譖李岱、呂武、袁文翁紳，貌而介胄殊。于是翰苑有錫謠，尚書登一品，而文臣莫不踴躍致身，趨死如歸。其凜凜尤節者無慮彌百數。蓋振古一制見，而武臣忠懷拂底。叛附接踵，其臨陣生心，甘為虜婢者多至于人。皆身為將帥都督指揮者也。研柱清流，培國壯烈。自魏國公父子，暨謝公貴馬公官朱公之外，幾何人哉？以兩胡相反曾不甚鑿，一何文武離合之異也。豈非上所化哉？

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郭英等進兵真定以圖燕。○靖

集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其將陳
亨，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瞿能僉通漏麻聚力戰
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還。

按是月辛丑，燕王率衆渡馬踰橋，駐武清，癸丑，
降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溝河，都英、胡無等自真
定移營保定，期會于白溝河。燕王還至固安，謂丘福
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宋，都英老邁遲
緩，平安瘦而自用，胡無等不決，吳勝若而無厭，數子皆
匹夫，其來無能爲也。惟汝其來，吾然舉不所恃也。」衆
易色，擊前則後不相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
不相應，徒多無益也。况彼將帥不尊，而政令不一，尤常
縱弛，而分數不明。吾者鄭摶擒之戰，衆非不寡，兵甲非不
不利，逐之卽敗，至今毫釐未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
若志衰，則三軍之勇不齊，而敵將形矣。其甲兵雖多，猶
猶雖富，適足爲吾之資耳。爾事但禁馬蹻，與之，則吾士
卒發，王鴻、齊桂善子，議家，矜其液火，而平地水。

讀論偶合
兵法不獨
以慰寡心
也

王坐突厥南山。乙未燕兵滅白溝。平安伏德兵滅
黎。王降平安。暨于往。晉齊出塞。征胡謀。平樂。
致為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虛。俱蕃。交驛。力弱。擊死。
有勝負。無晏如。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良安收兵還營。
時景隆胡亂。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薦若白溝河。殺
大。吞一寨。擣馬丹。地中人馬過之。輜輶竟與。大
戰。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
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余卒渡河而北。
庚申。燕王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
省吉善掩殺之。是日景隆諸軍追戰。滅燕後軍。房寬。張
俱走。平安善鎗刀。斬燕陳亨。大將軍已而高順帥精騎
數千合。燕王接翼兩軍相持。都指揮哥能引其子及
精兵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景隆遂麾
諸兵東敵後。燕王見張王未能立。福陣動急。又見陳
後塵起。曰。敵繞出吾後矣。急馳騎赴之。輒甚力。左有曰
彼衆吾寡。奈何宜退。流王軍可以得力。景隆等叫噪益
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燕王三易馬。三被創。
持劍奮擊。劍又折折。稍却馬。罷能幾及之。燕王急走
從。登高處。佯麾鞭若招後繼。堵。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
燕王遂卒不與入。陳陣動食。於風忽起。掠我大將軍。內

卷之三
不歸子

軍大亂，敵聲如雷，罷能父子力戰死。倫通潤勝聚善。
燕王因命來風報，大驚，諸營嚇，於是邦喪。子
濟而西，景隆流而南，委棄器械，輜重萬萬計，所被殺溺
死者二十餘萬人。燕兵又追至滑州，降十餘萬人。景
隆單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師中，上遣中官馬璽書斧
鉞，渡江忽大風雨，暴作舟破盡沉諸江。夏四月，復陽之。
至是復盡爲燕軍所奪。景隆素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
懶，議者以爲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自溝暴骨如莽，
過者悲焉。是役也，揮祖水。上

命帥師來殿，獨得全軍以還。

陳廷曰：景隆真一趙括。文皇方幸其來，而于澄乃中
敵人之所幸，烏在其爲謀國雖然。子澄之誤，天弗以成
我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造，雖智者失
其謀，勇者失其力，而况于混景隆之流乎。

五月，景隆奔濟南，遣雜兵入德州，轉掠濟陽，濡學教，輪王
省死之。

燕兵執教諭王者，既而釋之，歸坐明旨堂，伏鼓某謀生。
曰：當道者，猶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

馬英曰至
人 心 不 以
位 之 高 下
誠 之 真 假
事 之 先 後

有以報國而死其志靜遼即墨開澤堵難兵大
禍滅襄州亦抗節死獄中者李子蒙吉水人其教有津
州督學教授陳思賢者及名人革命日語王思堅鑒母
不起迎召其徒伍性厚陳庶宗林玉都若默曾足瑞呂
賢謂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發舊諾位哭拜如禮從
見執恩賢暨六生至京師死之嘉靖中學副都僉立祠祀之

督餉山東參政錢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靖難
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兼及統兵盛庸力
禦却之

景隆南奔鉉銮隨之以隔己感一時城壘望風奔流方
對酌酒午枕懷涕泣以死自營相期固守濟南以須後
援遂遣人募兵并集濟南士卒景隆自德州來就鉉丁
丑暮王辛宋趙濟南已卯景隆出兵令戰城下取入
城燕兵遂圍城疾攻茲雖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軍燕主
射箭崩落生員高陽侯寧作周公輔成王諭答射諸將兵

辛巳 燕王命其下墮水灌城中。城中大懼。鉉曰無恐。
鉉乃詐令軍民出降。燕王大喜。止灌。鉉伏勇士開門
俟。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燕王大怒。乃以駁擊
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蹟縣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

不意募壯夫突擊北兵皆破

之。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按盛庸以靖難兵起。克參將。嘗從長興侯曹國公出戰濟南之功。封侯。代景隆總兵東昌。火河。殺燕兩大將。四年累敗歸附。文皇命守淮安。改守山東。卽致仕。有子

戶王欽。御史陳瑛。發庸私謂有異謀。請誅庸。遂制嚴暴。卒。○高賢。寧濟陽學生。受學于教諭王肯。時偶在濟南城下。故爲答謔。已執至。文皇云作論秀才耶。奸人密之。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衛指揮。佯用勸就職事。曰。子以軍旅發身。予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綱言于

九十七而卒。

八百媳婦國入貢。○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濟南圍急。子澄等計。詔和以危。燕得威。據諸行。元文皇濟南城下。文皇慨。詞得齊黃。乃解兵歸。舉以

居命下
尋得之

八月靖難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去
鉉庸等乘勢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不復以基爲意矣○改
謹身殿爲正心殿○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翰林院增置顧

九月阜門成遂改題諸門

祖訓序曰凡我子孫承聯命無作聰明亂喪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舊法之初意而天地祖宗亦予祐于無窮矣建文親承祖訓陵上未乾祭何悉取而紛更之將何以致神明之享佈只此一事已足以致七矣

徵洪武功勲誤廢者子孫錄用之

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鋐據滄州為
犄角之勢。以固北平。燕王密謂張玉曰：「薊州城堅衆
聚，定州修築已完，獨滄州新築，墳土易敗，疾攻之可旦
暮得。」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
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出戰，敗績入城，守
燕兵攻破城東北，凱及俞瑱、趙群、湖原、李英、張榮、蔣良
一百餘人皆被擒。燕將譚淵、夜校降。卒三千餘人，械訊等赴北平。

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義獄。

義言：「息兵請和，事並係上北平，書稿下獄，請難
役。」文皇出義獄，擢戶科給事中，尋陞左參政。

賞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陞鑑鑪山東左布
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

景隆召還，數不誅。黃子澄、陳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
拊膺歎曰：「諒景隆萬死不足贖罪，不尚方有此心哉！」
徵哭向蒼天。

奏擅冠之勅。

平燕將軍麻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參將馬博徐真參督
軍務鉉督兵北進

十一月 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祿輜重順流而北。
皇朝大典
王自循河而南庸兵襲其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清掠大
名焚我軍餉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庸鉉率兵躡
其營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
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 燕王至東昌庸背城而陣
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方恃屢勝直至前衛庸左翼不動
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
益築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未能

等率胡騎奄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燕王易服登
躍馬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趨兵追之擊殺無
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
震動先是庸鉉聞燕兵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普頤盛犒
宴將士人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
北時王獨以一騎殿後情禁也^帝適高煦領指揮萃聚等
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旣退駐館陶而
庸遂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
然燕大喪氣矣○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
林侍讀○庶鄒達爲大理寺右丞

上林翰林方孝孺集古初以來經史中事爲一卷以
攷治亂邪鑒戒孝孺首薦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
負奇好學性孝其父肅爲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字有文
名愚士得游公卿間宋濂器之贈謫死愚士奉喪歸葬
求父遺文雖荒鄙殘壁畢恭摹不遺爲文蔚雅長于詩辭
達世故晚遇遂卒君子惜之○鄭瑾永豐人洪武末薦
至京起教諭遷監察御史王基稱其志篤才敏
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日不屈死之

皇明從信錄卷十一